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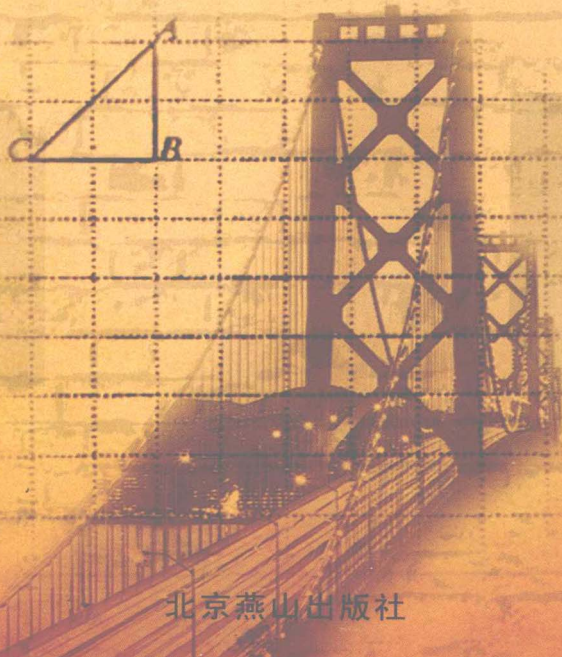


SHI JIE JIAN ZHU SHI

世界建筑师

下

(奥地利)茨威格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世界建筑师

下 册

(奥)茨威格 著
高中甫 编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尼 采

没有人物的悲剧

最大限度地享受存在的乐趣意味
着危险的生活。

——《不合时宜的思考》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是一出独角戏：在他短暂的人生舞台上，除了他自己以外便再没有其他人物了。疾风骤雨般的幕起幕落之间，惟有他独自搏击的身影，没有人上场与他并肩或是对峙，也未曾出现过一位女性，以柔情缓和那紧张的气氛。每一举每一动，既出自他，又返回来作用于他：初时上场的些须几个陪衬角色，只伴着他的英雄行为，无声地做了几个表示惊骇讶异的动作，随后，仿佛感到某种危险似的，渐次畏缩消失了。没有一个人敢于靠近乃至陷入这样一个命运的漩涡之中，尼采永远是孑然一身——自言自语，孤军奋战，并独自承受苦难。他讲话，但不是讲给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回答他。而更为可怕的是，没有任何人留心地听他讲。

弗里德里希·尼采这部英雄悲剧中没有人物，不管是同伴还是听众：不过，它也没有真正的舞台、场景及化装，就仿佛是在思想的真空中上演。巴塞尔、瑙姆堡、尼斯、索伦托、西尔恩—马利亚、热那亚——这些地名并不代表他真正的安身之所，而仅仅是激情燃烧的羽翼掠过的迢迢路途之中无形的里程碑，是冷寂

的背景,无语的标志。事实上,这出悲剧的场景并不曾更换过:独自一人,孤独——那可怕的、无言亦无回应的孤独,犹如一只严丝合缝的玻璃罩,包围、压迫着他的思想,其中没有鲜花,没有色彩声响,没有兽类人形,甚至没有上帝;这孤独,是冷寂的太初,遗世独立。但尤其使它的荒凉、寂寥显得可怖可厌并且荒诞不经的是,这片孤独的冰河荒原不可思议地存在于一个七千万人口、已经美国化了的国度里——这就是新德国,它充斥着火车的哐当哐当、电报机的嗡嗡嚶嚶、喧嚣、倾轧,而它的文化,向来是那样富于异乎寻常的好奇心、求知欲,每年四万册书籍在这里问世;每天,上百座学府从事着穷原竟委,数百家剧院上演着悲欢离合——就是这样一种文明,对它自身核心之中精神那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却毫无察觉。

因为正当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德语世界里突然再也找不见他的观众、听众、见证人了。起初,当他还是位教授,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当瓦格纳头顶上的光环也恩泽于他,他的谈吐还多少吸引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力。然而,他越是深刻地挖掘自身、挖掘时代,就越是难以找到共鸣。在他的英雄独白之中,不论朋友、陌生人,一个个被他越来越激烈的转变、越来越狂热的兴奋吓坏了,胆怯地纷纷起身,撇下他形只影单地站在他命运的舞台之上。渐渐地,那悲剧演员变得不安起来,由于完全是对着虚空讲话,他的话音越提越高,像在大吼大叫,动作越来越猛,好为自己找到回应——哪怕是召来非议。他为自己的话语创造了一种音乐,一种汪洋恣肆、激情澎湃的酒神音乐,但没有人因此而更注意他,哪怕是一星半点。他于是强作诙谐,装出一种辛辣、尖锐的兴高采烈,他把句子写得疯癫跳跃,他突然变得喜欢插科打诨,这一切强颜欢笑都只是为了给他最真诚的严肃和庄重引来听众,但没有人为了鼓掌而动一动手指。最终他又发明了一种舞蹈,一种刀光剑影之中的舞蹈,在众

人面前，他伤痕累累，衣衫褴褛，鲜血淋漓，表演着他那新创的致命的艺术，但是，没有人知道这表面的潇洒不羁之下受伤至深的激情。没有听众，没有任何反响，这出前所未有的灵魂之剧，在空空如也的观众席前结束了，而它本是我们这个倾颓中的世纪所获得的一件馈赠。没有任何人转过目光——哪怕是漫不经心地——看一眼，他那在钢尖上旋转的思想之陀螺是如何做最后一次优美的腾跃，而终于踉跄着倒向地面，“因不朽而死去”。

这种“与自己为伴”“与自己为敌”，正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生活悲剧中至深的意义和困境：如此丰富的心灵面对的是如此如金属般质密而无法穿透的沉默——这是绝无仅有的。他甚至不曾有幸遭遇一个知名的反对者，于是无比坚强的思想意志只得“无情挖掘着自己，埋葬着自己”，向在痛苦中饱受煎熬的灵魂索取答案和反对的声音。那命运的搏击者就像从浸透涅索斯^①毒血的衬衫中挣脱出来的赫拉克勒斯，他不是从世界之中，而是从自己鲜血淋漓的皮肤中挣扎出来，以赤膊与最后的真理、与自己针锋相对。但包围着他赤裸的躯体的是怎样的严寒，吞没他发自内心的呐喊的是怎样的沉寂，这“谋害上帝之人”的头顶上是多么可怕的天空——阴云密布，电光闪闪；既然没有对手找上门来，他也再找不到对手，他只有向自己发动进攻。“认识自我的人，无情地处决自己的刽子手！”他被自己身上的魔鬼驱赶到一切时空之外，也被赶出了自身。

哦，因莫名的热情而战栗，
因风刀霜箭而颤抖，

① 涅索斯(Nessus)，人头马腿怪。因要奸污得伊阿尼拉，赫拉克勒斯用毒箭把他射杀。临死前他把一件染有毒血的衣服送给了得伊阿尼拉，告诉她在丈夫有外遇时，给丈夫穿上这衣服可重修旧好。后来赫拉克勒斯穿了这件衣服，被焚烧致死。

被你驱逐着，思想！

不可言状的！隐秘的！可怕的思想！

有时他打个寒战，惊惧莫名地回顾，于是他看到他的生活把一切活着的和活过的东西甩在身后。但如此猛力的助跑收不住脚了：他自觉自愿地顺从了他的命运——恩培多克勒的命运——这是他挚爱的荷尔德林早就替他想好的。

壮美的原野没有天空，伟岸的表演没有观众，沉默，越来越深重的沉默包围着孤独灵魂的怒吼——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要不是他自己热情地对这悲剧说道“是”，为了它的独一无二而选择它、热爱它，我们会把它当做世上最残酷的一幕而憎恶它。因为他清醒、自愿地放弃了稳定的生活，凭着内心深处某种悲剧本能为自己营造一种“特殊的生活”，他势单力孤地向诸神挑衅，激使他们在他身上“试验一个凡人在他的内心生活中所能承受的危险极限”“接受我的敬意吧，魔鬼们！”大学时代某个快活的夜晚，尼采和他那些研究语文学的朋友们快活地纵声呼喊，召唤魔鬼：在幽灵出没的时刻，巴塞尔城已沉沉入睡，他们从窗子向大街上泼洒着一杯杯红葡萄酒，祭献给那目不能见的东西。这只是一次疯狂的寻开心，却隐含着某种预感：但魔鬼真的听见了呼唤，他们尾随着那要他们来的人，从一夜戏谑竟演变成一出命运的悲剧。但尼采从不曾阻拦那攫住他并把他整个甩出去的强力：锤子越是沉重地落在他身上，他坚如磐石的意志就会发出越发清越的声音。在痛苦这块烧得火红的铁砧上，随着铁锤的每一次敲击，精神披挂的铠甲被锻造得益发坚不可破，这是“为人类的伟大准备的铠甲——热爱命运：别的你什么也不想要，不愿向前，不愿退后，甚至不期望永生。那注定要来的不仅要承受它——妄图隐匿它更不可取——而且要热爱它”。他这唱给命运的至诚的爱情之歌盖过了他自己痛苦的呻

吟：被踢翻在地，被周围世界的沉默几至碾碎，被自己撕扯啃噬，被一切的苦难灼蚀，他却从不曾举起双手，恳请命运放过他。他甚至恳求得到更多：更深重的苦难和孤独，更完满的痛苦，更丰富的能力，只有为了祈祷，不是为了拒斥，他才会举起双手，那是最英勇无畏的祷词：“你，我心灵注定的遭遇，我称你为命运，你——在我之内，在我之上！保佑我，让我永远拥有一个伟大的命运吧！”

谁要是能这样热切地祈祷，他的恳求定会得到满足。

双重肖像

溢于言表的激情并非伟大的特征；谁
非得弄姿作态，谁就是虚伪之徒……
要提防一切“诗情画意”的人！

一个洋溢着激情的英雄肖像。大理石就是这样为他制造出传奇式的一派谎言：一颗英雄一般倔强地高昂的头颅，高高隆起的前额，因思虑而刻上了皱纹，头发像浪涛一样倾泻下来，覆住耿直的颈项。浓密的眉毛之下，目光闪亮如炬，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绷紧着，显示出意志、强健和力量。维尔辛格托利克斯王^①式的髭须很有气概地横在严肃的嘴和咄咄逼人的下巴之上，标志着——一个蛮勇的斗士。由这颗雄狮般孔武有力的头颅，你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一个身佩利剑、号角、长矛的日耳曼的维京人形象。我们惯于臆想和夸张的雕塑家和画家们，就是这样将那孤独者描绘成一个德意志式的超人、古代神话中被缚的普罗米修

^① 维尔辛格托利克斯(Vercingetorix)，高卢阿尔维尔尼部族人的首领，公元前五二年发动了反对恺撒的战争，但在战役中失败被俘，后被处死。

斯,好使他在那些狭隘的头脑里更直观一些,但那些人看多了课本和舞台剧,除了台上的装腔作势便不知什么是真正的悲剧。而真正的悲剧,做戏是做不出彩的,因此,尼采的真实面貌也远不是他的胸像和画像那样。

下面则是一个人的肖像:一个廉价小公寓,寒酸的餐厅——这或许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小旅馆里,或许是在利古里亚海边。客人们态度淡然,充其量有几个上年纪的太太在“small talk”——闲聊天儿。通知开饭的铃声响了三遍,一个缩着肩膀、背微驼的人蹒跚着迈进门槛:这个“瞎了七分之六”的人,简直就像是洞穴里摸索出来的,然而却总是流露出一种奇特的沉着态度。刷得干干净净的衣服颜色深暗,浓密的栗色卷发使面目也显得十分黝暗。圆形的厚厚镜片后面是一双深色的眼睛。轻手轻脚地,甚至是有些羞怯地,他走上前来,一种异乎寻常的无声无息笼罩着他。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活在阴影中的人,远离一切人际的交往,对一切声响及喧嚣都怀着近乎神经质的畏惧:他向客人们致意,彬彬有礼地;其他人也向这位德国教授还礼,客客气气地,带着种可爱的漫不经心。小心翼翼地,近视的他挪到桌边;小心翼翼地,肠胃脆弱的他审视着每道菜,茶是不是太酤了?菜的味道是否调得太重了?因为食物中的每一点美中不足都会一连几天折磨他柔弱的神经。他的座位前,看不见一杯葡萄酒、啤酒、烈性酒或是咖啡;饭后,他不抽雪茄和香烟——任何使人兴奋、清醒或放松的东西一概免谈:他的一餐简短而清淡;然后再温文尔雅地与临座轻声谈上几句(就仿佛因多年的荒疏而不再习惯于讲话,而且害怕别人过多地发问)。

随后就上楼,回到他租住的房间——屋子狭小,家具寒酸,桌上堆满了不计其数的纸张、笔记和文章、校样,但没有鲜花和装饰品,几乎看不见书,也极少有信件。后面角落里放着一只笨重的木箱——他惟一的财产,装有两件衬衣以及他的另一套旧

西装。除此之外就只有书籍和手稿；一个托盘上，装药的瓶瓶罐罐不计其数：有治头痛的——那经常会残酷地折磨他数小时之久；有治胃痉挛的；有对付令他抽搐的呕吐的；还有的药是为了延缓内脏器官的衰老；而最多的还是那些可怕的对付失眠的药：三氯乙醛，佛罗那之类。这简直是个恐怖的毒药库，但勉强能使他睡上片刻，没有它的帮助，在这个陌生、空寂的房间里，他根本无法休息。全身包裹在大衣和棉围脖里（因为那可恶的壁炉只冒烟，不生热），指头冻僵了，眼镜几乎要贴到纸上——他的手急促地移动着，一写就是几个小时，到后来，昏花的双眼几乎辨不清写出的字句。他会这样坐着写上几个钟头，直到眼睛火辣辣地疼痛、流泪：他生活中少有的快乐时刻，就是有人出于同情，愿意动手替他抄上一两个钟头。赶上好天气，这孤独的人会外出散步——总是独自一人，只与他的思想为伴：路上他从不和人打招呼，也从不曾有人与他同行或不期而遇。他讨厌的阴郁天气以及令他双眼疼痛的雨雪，无情地将他囚禁在自己的房间里，因为他从不下楼到别人那里去。到了晚上，他才又吃上几块饼干，喝上一杯清茶，然后立刻又投入漫长无际而孤独的思想之中。闪烁不定、冒着烟的灯盏之下，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他依然清醒着，神经依然高度紧张着，不能疲倦、松弛下来。而后，他抓起三氯乙醛，或者随便哪种安眠药。靠着这股强迫的力量，他才终于睡着了，像那些从不殚精竭虑，也从不受魔鬼驱使的人们一样。

有时他好几天卧床不起。呕吐，挣扎，直到失去知觉，睡眠之中也仍然承受着剧烈的疼痛，而眼睛几乎全瞎了。但是没有人来到他的身边，没有人伸伸手，在他滚烫的额上敷块毛巾也没有人为他读读书，或同他谈笑几句。

而不管在哪儿，他的房间都是这样子。城市的名称经常更换，索伦托、都灵、威尼斯、马里安温泉……但他总是住连家具一

道出租的房间,陌生、简陋、陈旧、破损,再就是书桌、承受病痛的床铺,以及无尽的孤独。长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中,从不曾在友情的欢愉之中享受片刻澄明的安宁;夜晚,从来没有一个温存的女性身体偎依在身畔;无数在工作中度过的沉沉黑夜,却永远迎不来荣名的曙光!哦,西尔思·马利亚那片如画的高地!如今,它是游客们茶余饭后寻觅尼采遗踪的场所,然而,他的孤影离那里有多远多远啊!他那延伸的孤独飘然游离于尘世之外,也超越了他短暂的生命。

偶尔会有一个客人,一个陌生人来访。但是在他渴望与人沟通的意愿外面已经结成太厚太硬的一层壳:只有当陌生人离去,把孤独重新还给他,他才会松上一口气。这种“热闹中的孤独”^①经过了十五个春秋终于消失了。对话使这个独自苦苦煎熬着的人厌倦了,精疲力竭,并目愤愤然恼怒了。有时会有极短暂的一束快乐的光芒骤然亮起——那是音乐。在尼斯糟糕的剧院里上演的《卡门》,音乐会上的几支咏叹调,钢琴前度过的一个钟头。但就连这一点点快乐都是那么强烈,“使他感动得流泪”。渴望得到的却无从得到——这是怎样的切肤之痛!

十五年之久,一条道路连接起一个个洞穴一般的出租房间,隐姓埋名,不为人知;这是一条无声地隐没在大城市之间的道路,寒碜的寓所,粗茶淡饭,肮脏的火车,还有一个个病房,而这同时,外面的世界充斥着琳琅满目的艺术、科学声嘶力竭的叫卖声,犹如一个花花绿绿、光怪陆离的大年市,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与尼采同时避开了这一切,同样穷困潦倒,被人遗忘,犹如隐入了幽暗阴森的幽灵世界。雄奇的作品像巨人一样时时掩

① 作者在此处使用了一个尼采创造的词语 *Vielsamkeit*,该词系从 *Einsamkeit* “孤独”变化而出,以 *Viel*“众多”代替了原来的词根 *ein*“独自”,从而表达尼采尽管与众人在一起,却仍旧孤独的感受。

住拉撒路^①形销骨立的身影——他在他的苦难和创痛之中一天
天向死亡靠近,只有那创造的意志创造了拯救的奇迹,每天把他
从深渊中唤起。十五年之久,尼采的房间如同一具棺材,他不知
出出进进多少次,一次次受苦,一次次死去,又一次次复活,直到
过度兴奋的大脑终于崩溃。这位时代的陌路人摔倒在都灵的街
道上,还是陌生人发现了他。陌生人把他抬到卡罗·阿尔伯尔
托路一个陌生的房间里,没有人目睹他的精神死亡,一如没有人
目睹他的精神生涯。黑暗和神圣的孤独笼罩着他的毁灭。一个
最伟大的思想天才孑然一身,无声无息地坠入了漫漫长夜。

疾病的辩辞

不能致我于死地的,
使我更加坚强。

声声呻吟来自饱受病痛折磨的躯体,全身各处罹患的病症
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单子,其中末尾的一项尤其可怕:“在我生
命中的每一年,痛苦都可怕地变得过量了。”真的,在这疾病的
群魔殿中,简直一个病魔都不缺:头痛,锤击般使人麻木的头痛,
能把这晕眩中的人击倒在沙发、床榻上数日之久。伴随着吐血的
胃部痉挛、偏头痛、发烧、毫无食欲、疲倦乏力、痔疮、肠阻塞、
冷战、盗汗——可怕地周而复始。再加上“瞎了四分之三的眼
睛”,稍有劳累,便开始肿胀、流泪,令这个用大脑劳作的人“每
天只准用眼一个半钟头”。但是尼采无视这些保健措施,每天
有十个小时在书桌前度过。于是过度征用的大脑开始报复

① 译者注:拉撒路(Lazarus),《圣经·新约》中耶稣的朋友和学生,死后第四
天耶稣使他复活。

了——用剧烈的疼痛和一种神经紧张的超常运转,夜晚,身体早已经疲惫不堪,它却不肯立刻停止转动,而是继续翻搅着幻象、念头,直到安眠药的强力使它麻痹。但随着剂量与日俱增(两个月之内,为了获得可怜的一点睡眠,尼采要用掉五十克氯水化合物),胃又开始抗议了,它不愿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造起反来。于是 *circulus vitiosus* (恶性循环) 形成了,几致痉挛的呕吐,新一轮的头痛又需要新的药物。被激怒的器官,在疯狂的游戏中将痛苦这只长满刺的球互相抛来抛去,这是一场毫不留情、互不相让的激烈内讧。一个个回合间从不休战,没有短暂的安宁平和,没有一个月他能感到惬意舒心,忘却病魔缠身的自己;二十年间的信件里,几乎找不出几封不是字里行间发出声声呻吟的,他那过于敏感、清醒而受了刺激的神经刺蜇折磨着他,使他日益发出狂躁、暴怒的呐喊。“死吧,这对你更轻松些!”他向自己喊着,还写道:“一支手枪现在倒是一个比较令我愉快的念头”,或者“可怕的、不间断的折磨使我渴望着结束,从一些迹象来看,脱离苦海的那一击已经临近了”。他已经找不出极端的字眼来形容极度的痛苦了,这痛苦那么尖锐,又那么迅猛地一再袭来,可怕的号叫,几乎是仅剩的声音了,那几乎不再是人发出的,而真像是从他“狗窝式的生存”中传来的吠叫,刺进入的耳朵。这时,冷不丁——人们惊骇于强烈的对比——从《看哪,这人》中一声坚忍、高傲、顽强的自白像一束火焰腾空而起,似乎要证明那些呻吟是弥天大谎:“总之,从根本上说,我(在最近的十五年中)是健康的。”

究竟哪一个算数呢?是声声呻吟,还是这句顶天立地的宣言?都是真的!尼采的身体各部分本是健康而有抵抗力的,内部的骨架高大宽阔,能够承受最沉重的负担。他的根子深深扎在健康的德意志游牧民族的大地上。总之,从禀赋、机体、肉体与精神的基础来说,尼采确实是强健的。只是相对他丰富的感

觉,他的神经过于敏感因而总是处在躁动的反抗之中(不过这反抗从不能动摇精神的绝对统治),尼采曾说,他的病痛是“小规模射击”,以此形容这种危险、安全参半的状态,可谓找到了最精当的字眼。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他内在力量的堡垒从不曾真的被冲开缺口;他就像格列佛,疼痛像那群小矮人,他们充其量只是在他周围不断骚扰罢了。他的神经永远处于戒备状态,时时刻刻警醒、观察着四周的一切动静,准备着做艰苦卓绝、耗神费力的自卫。没有一个病魔攻入他,征服他(也许只除了一个——它用二十年的时间暗暗挖掘了一条直通到他的精神堡垒之下的暗道,然后猝不及防地引爆了埋藏其中的地雷):一颗伟岸如尼采的灵魂是不会屈服于任何零星火力的,只有一次爆炸才有可能摧毁他花岗岩一般坚强的头颅。于是对峙着的,一边是对抗病魔的坚忍之力,一边是始终活跃着的精细敏感的神经。尼采的每一根神经——不管是肠胃的,还是心脏的,感觉器官的——都像是一只精密无比的气压计,他的指针对哪怕微弱到纤毫的变化、张力,都会痛得剧烈摆动起来。什么都逃不过他肉体的意识(正如逃不过他的思想)。

在别人那里纹丝不动的神经纤维,在他身上便立刻撕扯着报告它感知的信息,这种“过度的敏感”将他天生旺盛的生命力敲成无数尖利、危险、一碰便痛如锥刺的小碎片。因此,只要他稍有举动,或者在生活之路迈出突兀的一步,触到了这些裸露、颤抖的神经,我们便听到他那撕心裂肺的惨叫。

尼采的神经是如此不可思议地敏感,简直像具有魔力一般,能够在别人那里转瞬即逝、朦胧地深藏在意识阈限之下的细微差别做出痛的反应,这种可怕的、魔鬼般的敏感,是他的痛楚惟一的根源,也是他评估价值的天才的源泉。他根本不需要有任何实体的、促使他的血液发生生理反应的情绪——单是大自然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的空气就足以引起他无尽的痛

苦。可能从未有过一个思想型的人像他一般对空气这么善感,简直就是气压表的水银计,在他的脉搏与气压之间,在他的神经与空气湿度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神秘的电流感应。他的神经会通过器官的痛感报告每一米高度差、每个气压差,并且敲击着与躁动的大自然两相吻合的反叛意味的节拍。雨、荫翳的天空都会使他心情沮丧,活力顿减(“阴云密布的天空将我抛入深谷”),甚至连他的内脏都能感到层层乌云的重压,雨水“冲淡力量”,潮湿使他“疲弱不堪”,干燥倒使他充满活力,太阳更是将他拯救,严冬则意味着破伤风和死亡。他神经晴雨计的指针,像变幻莫测的四月天摇摆不定,从不会静止下来:即使是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即使是在没有一丝风的高原之上。就像感受大自然中的天气变化,他敏感的器官也同样觉察得出精神世界的天空中任何一点压迫、阴郁或痛快淋漓、横扫一切的急风骤雨。因为,每当一个想法倏地在脑海中闪亮,它总是霹雳一般抽打在绷得紧紧的神经束上:尼采的思想总是在陶醉狂喜之中进行,犹如被电流击中,以至于他的身体像是遭遇了一场狂风暴雨,而“每当感情强烈地爆发,整个血液循环的改观只消片刻功夫便足矣了”。毫不夸张地说(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在这最有活力的思想家身上,精神和肉体与氛围之间是那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他觉得自己的内部、外部反应已经合二为一:“我已经不是简单的精神加肉体,而是第三种东西。我作为一个整体去感受痛苦,我的痛苦也是一个整体。”

这种与生俱来的禀赋于是被精心培育成一种区分一切刺激的能力——穿过他生活中那静止窒闷的空气,穿过他长达几十年的隐居生涯。由于在一年的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里与他亲近的惟有他自己的身体,没有妻子也没有朋友,一天的二十四个小时里除了他自己血管里流动的血液再也没有别人同他交谈,他于是同自己的神经进行着一场无休止的对话,在这一片死寂

之中，他像一切隐士、劳心者和独居的鳏夫一样，手里总拿着他的感觉这只罗盘，仔细观察着他身体的每一点细微变化。别人时时会忘掉自己，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被闲聊、生意、游戏和无所事事等等吸引开去，也因为酒精和冷漠使他们变得迟钝。但一个如尼采这样的人，一个诊断疾病的天才医师，总是禁不住诱惑。心理学家总是拿自己当试验品和供试验用的动物，对审视自身的病征感到无穷的好奇心和乐趣。集医生、病人于一身的他不停地用尖尖的镊子揭开神经，露出痛处，像一切生来神经质和想像力丰富的人一样，令他本就异乎寻常的敏感变本加厉。不信任医生，他便充当自己的医生，并且终其一生给自己“看病开方”，任何药物、疗法，只要是想得出来的，他都要尝试——电流按摩，限定饮食，饮水疗法，温泉浴……他时而用溴麻痹药物刺激神经所产生的兴奋激动，时而又用别的药物来刺激它。他对天气的敏感逼着他不停地寻找一个特别的环境，一个正好适宜他生活的地方，一种“他心灵的气候”。他这一阵在卢加诺，因为那儿有海边的空气而没有风，那一阵又在普菲佛尔斯和索伦托，过一阵又认为拉加茨的温泉能帮助他忘却病痛的身体，或者圣一莫里茨的疗养区、巴登—巴登或马里安温泉的水能令他惬意。有一年春天他得待在恩加丁，因为他发现那儿“空气中臭氧成分多”，与他本性相近，然后又得去一个南方城市——空气“干燥”的尼斯，随后是威尼斯或者热那亚。他一会儿急着赶往森林，一会儿又奔向海边、湖滨，不久又要去轻松愉快的小城市，因为那儿有“清淡可口的美食”。天知道，这惶惶然奔波在旅途中的人沿着铁路线经过了几千公里——就为了找到这些神奇的地方，让他那灼烧撕扯着的神经、器官别再永远保持清醒。渐渐地他从如此这番折腾的经验中提炼出自己的一套“健康地理学”。为了找到那个地方——他像阿拉丁找那只指环一样地寻找着——，以期最终能够控制自己，使自己身心安宁，他遍览

厚厚的地理学著作,没有哪个地方远得让他打消去那儿的念头:巴塞罗那在他的计划之列,墨西哥高山地带也是同样,去阿根廷,甚至去日本的念头他都转过。地理状况、气候、营养学,这些渐渐成了他的第二专业。每到一处,他记录气温、气压,用水流计、温度计量出精确到毫米的降水量和湿度。在饮食上也是一样夸张,也有一长串名单,一张医学的禁忌规则表:茶必须是某一个牌子,沏的浓度要一定,使他的肠胃能够接受;肉食是危险的;蔬菜必须按一定的方法烹调;渐渐地在这种没完没了的自我诊治之中染上了一丝一意孤行的色彩,他无时无刻不在紧张地关注着自身的一切。再没有什么比这种活体解剖更加剧尼采的痛苦;这心理大师总是比别人承受更强烈的痛苦,因为他双倍地体验着他的痛苦——一种是在现实之中,还有一种是在反躬内视的时刻。

但尼采是一个善于转变的天才;与擅长躲避危险的歌德相反,他另有对付危险的惊人之举,那就是纵身一跃,迎头揪住危险的犄角。我刚才想说的是,心理学和思想把他驱入痛苦的深渊,但也正是心理学和思想使他恢复健康。他本来已经在长达十年的煎熬之后跌入了“活力的深谷”,让人以为他已经被他的神经撕碎摧垮了,从此将一蹶不振。但是,就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之中,突然亮起一道“克服”的闪电,一种彻悟和自我拯救,这样的情形不只出现过一次,它们使他的精神历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刹那间,他一把揪住病魔,把它拽到自己身边,压在心上:这是一个神秘莫测(说不出具体日期)的时刻,是闪现在他作品中的灵光,与此同时,尼采为自己“发现”了他的病魔,惊讶地发现自己仍然活着。在极度的消沉之中,创造力不但没有麻木,反而更加敏锐坚强,他于是宣告:这些病痛,这些憾事是他生命中的“事业”,他惟一神圣的事业,他的精神从这一时刻起不再与他的肉体同受煎熬,他头一次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他的生命,

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看待疾病。他伸开双臂，心甘情愿地接受它们为他自己的命运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痛苦，他一视同仁地说一声“是”，因为他是“生命的赞同者”，他热爱自己生命中的一切。查拉图斯特拉纵情地欢呼和歌唱——“再来一次，永远再来一次”。从接受之中产生了认识，而从认识之中又生出感激之情，因为，当他挪开注视自身痛苦的目光，转而高瞻远瞩，他发现（他为“无限”的魔力感到无比喜悦），这世上没有一种力量比病魔与他有更紧密的联系，给予他的更多，他该感谢这个最残忍的执刑人：为了他的自由——肉体 and 灵魂的自由。因为他想要停步不前，陷入松弛懒散，迟钝浅薄，固步自封于职务、职业、思维方式中的时候，它总是鞭策他，强迫他活跃起来。他感谢疾病使他逃脱了兵役，重获钻研学问的机会。他也感谢疾病把他赶出古典语文学、赶出巴塞尔大学的小圈子，“退休”之后得以进入世界，回到他的自我。衰弱的眼睛使他得以“从书本中解脱”，“这是我为自己做的最大的一桩善事”。他的痛苦，将他从一切想要长在他外面的树皮，从一切束手缚足的罗网中剥离出来（虽然痛楚不堪，但获益匪浅）。他宣布，“病魔松开掌心，将我放了出来”，它是他身内孕育着的那个人的助产士，既赋予他生命，也赋予他生之痛苦。他感激它，因为新的生命、新的眼界取代了一切陈规旧习。“我仿佛重新发现了生命，包括我自己在内”。

使他明察一切的，惟有痛苦；这受尽折磨的人在唱给痛苦的颂歌中为他所受的煎熬欢呼。那些天生像熊一般健壮的人迟钝而知足，他们没有追求也没有疑惑，因此，身强力壮者是不会创造出心理学来的。一切认识都来自痛苦，“痛楚总是盘根寻底，快乐却往往止步不前，也不回顾来路”。人“在病痛中会变得益发敏锐”，那种痛苦，那种始终撕心裂肺的痛苦挖掘着心灵的田野，而正是这痛苦的挖掘、耕耘才翻松了土壤，令精神结出累累